

國策編年卷三
四二三



注經廬藏稿

國策編年卷二

雉鼻賈潢虛丹



周顯王六年顯王在位四十八年始癸丑終庚子

魏惠王八年

秦圍梁一本秦下有韓字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

史記是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策次魏惠又山陽君見楚宣策時俱相當因編於此

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

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言雖不能勝秦必勝韓

也計者為梁不如構三國攻秦

周顯王七年

魏惠王九年

通鑑魏敗韓趙之師于
澮當是年大事記作公
孫痤史記稱虜太子痤
者非

魏公叔痤反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禽樂祚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聞田以待賞有功者百萬祿之公叔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直

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嬰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此田文非孟嘗君

吳師道曰按史記田文既死公叔為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痤也澮北之戰痤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耶

周顯王八年

魏惠王十年

通鑑顯王八年衛公孫鞅入秦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所必有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家臣故云甘羅為文信侯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也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

通鑑魏敗韓趙之師于
澮當是年大事記作公
孫痤史記稱虜太子痤
者非

魏公叔痤反祖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澮水出霍山西南入

汾禽樂祚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聞田以待百萬祿

之公叔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直

前倚棟橈喻敵之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

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脉見其幽形見其顯按脉疑

脉三寫沃盛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宣

嬰襄之力也二人下所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

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

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蓄以為人已愈

有既必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此田文非孟嘗君

吳師道曰按史記田文既死公叔為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座也澮北之戰座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耶

周顯王八年

魏惠王十年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

所必有將奈社稷何公叔座對曰座有御庶子家臣

甘羅為文信侯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

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

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也不亦悖乎公叔

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莫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

通鑑顯王八年衛公孫
鞅入秦

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周顯王十二年

齊威王二十二年

史記周顯王十二年齊以鄒忌為相策附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徒結切目側朝服也有光艷意

衣冠將朝時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

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

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妻曰

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天明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

吾與徐公孰美容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

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

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妾之美我

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

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妻畏臣

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

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

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諉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

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

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

時而間進有瑕隙者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

鮑彪曰鄒忌嘗以詐走田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惟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周顯王十三年

魏惠王十五年

梁主魏嬰史作瑩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者

於旅也語於是道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曰昔者帝

女令儀狄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

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

半不噍苦劫反易牙知味者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

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且不覺居效切飽曰後世必

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詳未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

王登強臺一作荆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左江而右湖以

臨自上視彷徨徒倚也一作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

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

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

閭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臺林強臺

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

竹書紀年魯共侯齊桓侯衛成侯鄭釐侯朝於魏史記魏惠王十五年當周顯王十三年

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鮑彪曰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經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豈非賢君哉

周顯王十五年

楚宣王十六年

史記魏惠王立之十七年圓趙邯鄲當顯王十五年通鑑從之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為強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兩國相持必俱敵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

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如共改趙害必深矣趙之何以

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

已也言雖有楚而不見救一說見已也有二字恐殺殊上下可證必與魏合而以謀

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

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

魏相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

救趙邯鄲拔楚兵少故楚取睢濊之間睢陽南臨濊水皆魏國地

江乙為魏使於楚魏後仕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

楚之俗不敵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

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白公亂見左傳哀十六年殺子

附前昭奚恤下七篇同

西劫 惠王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專，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之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在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

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楚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

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

慮賢也。謂使我疑慮賢者為疑詞，兩傾之也。

江尹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

君。山陽屬魏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諫。楚王曰：

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

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疑即山陽君。楚王告昭子，昭子曰：

臣朝夕以事聽命。言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奚

入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近苦矣。指江乙夫苟不難為之外。泄外謂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執言其狗嘗溺井。溺去聲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

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前王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也。意令人請其宅。以下其

罪。有罪則宅入官故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容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

事。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如猶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為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

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

者而王終已亦作曾以通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鮑彪曰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為江乙讒口之資耳

大事記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闞唐之牛李上亦豈能安乎

江乙說去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幸臣說苑作安陵纏又元和姓纂安陵小國後

氏之安陵纏楚王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妃則以為女子

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

撫猶偃委曲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見舉以色不然無以至

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

愛渝華容華是以嬖色不敝席席不及敵寵臣不避

軒避猶退軒藩車也車敵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

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必請從

死以身為殉奈何下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

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

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

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於是楚王遊於雲夢雲夢澤名方八

九百里跨江兩岸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結馬

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兕虎嗥之

聲若雷霆兕若牛而青一角重千斤有狂兕踰車依輪而至踰趨

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旃曲柄旗。旄牛尾著於竿首。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也。言與王相次。出則陪乘。言同大車。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辱螻蟻。願為辱物辱陳。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鮑彪曰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宋別成十六年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助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如當也。寡人知之也。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改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

大事記宋別成十六年
宋伐趙圍一城當顯王十五年

有所加而實有歸

周顯王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史記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於桂陵通鑑同當顯王十六年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

與勿救鄒子也曰不如勿救段干綸史作朋後作萌曰勿救

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

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

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猶夫救邯鄲軍於

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兩國不戰故按謂趙雖故

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按邯鄲拔

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周顯王十八年

韓昭侯八年

史記韓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當顯王十八年通鑑同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

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

可與魏耶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

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

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可豈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

議於王以事於王議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

附申不害

同上

王大說之史稱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

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

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

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如申子乃避舍

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所趙也

周顯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三十六年

史記齊威王卒於是年策附七年策附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即匡將而應之

與秦交和而舍兩軍相對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

變其徽章謂旗以雜秦軍候者齊之言章子以齊入

秦威王不應頃之有頃閒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

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猶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

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謂罷之王曰

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閒言齊兵大勝秦

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按時勢此語難信想亦齊人夸言之耳

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母名得

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馬棚後語吾使

史記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

韓請救於齊齊伐魏以救韓趙敗之於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魏入朝於齊通鑑僅据列傳書救韓疑猶未確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

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故得罪臣

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

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

人臣欺生君哉

鮑彪曰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周顯王二十八年

齊宣王二年

南梁之難南韓邑大梁在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

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弓丑對曰晚救

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一作田

謂即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敵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

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

且亡必東想於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敵承其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

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許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

不勝東想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馬陵在

城東北六十里有瀾深峻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

嬰北面而朝田侯

同上

魏惠王三十年

魏惠王起境内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弟

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泣法請也事

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

宿將也而孫子賸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必為齊禽

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

必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鮑彪曰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
譎矣故夫譎正之間不容髮人議論豈不或出於
正言未卒而譎隨之惟其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外黃曰臣有

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徐

子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並莒莒齊則

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若戰不勝則萬

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

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

戰攻而欲滿其意者眾也希賞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

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

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鮑彪曰此申生伐臯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
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故孟子以為不仁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同上

同上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
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
聞之王者得度法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
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
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
所謂也謂得度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為
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間則楚
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為楚禽矣是王
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
畜自比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辭而得朝
犬馬也

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矣勝謂不敗非戰勝今戰勝

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

甲謂居二國上此其暴戾定矣二國謂齊且楚王之

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

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

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按敗齊徐

鮑彪曰施之策齊楚如視黑白數一二可謂明矣

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之而不聽邪以施

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

倫與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

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

同上

楚戰勝齊而與東之是太子之讐報矣

惠施為齊魏交合為猶今太子鳴為質於齊王欲見之

魏王欲見鳴朱倉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

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

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齊見前

楚將伐齊魯親之楚親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

立於兩國無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

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

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不勝者以何故也魯君

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

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其力不用有魯與無魯

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

選卒必殪也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

合戰勝後合敗者勝者雖合之不見德今以全眾合

此合敗者以與之戰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德敗其見

彼勝者必可敗也德者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楚宣王二十九年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請字宜在急下宋許之

子象楚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

同上

同上

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言楚之攻齊不已危宋言必併宋而令兩萬乘之國干犯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也

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齊見前

史記田忌出奔在齊威王末年宣王初名忌復位而後有敗魏馬陵事今策謂忌奔在馬陵事後又言有本末疑史誤也故此依策編之注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未詳所据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人見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罷疲同彼謂齊軍與魏戰勝已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弱弱卒主地名蓋齊險隘一說先作老上主者循軌之途也軌軌同言其地險狹不得方軌適相循耳銛擊摩車而

相過轄牽同車軸端鍵也路狹車密故相擊相摩使彼罷敝先先亦或弱

守於主必一而當利故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

背大山左濟右天唐蓋盼子所軍重踵高宛重輜重

樂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雍門齊西門名若是則齊君可正

治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

聽果不入齊

鮑彪曰贖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詭豈嘗語人以

是乎忌不聽忌賢也吳師道曰使田忌無聞於齊孫子曷為而有是言

必公孫開成侯讒構之時也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齊人開

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

同上

同上

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言
敗必見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

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

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

欲為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問所因令人捕為人

卜者，亦驗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前云鄒忌為相，田

相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杜赫曰：臣請為

留楚。為鄒留田於楚一本為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

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

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

忌亡人也。而得封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按必

有不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薦於王宣王不說。晏首齊貴而

仕人寡。生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

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

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不薦賢。

周顯王三十年

魏惠王三十二年

附鄒忌

史記魏世家大梁宮

除州。魏使犀首謂梁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

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朕秦三國之力雖不
攻秦足以拔鄭韓哀侯二年己滅鄭此鄭即韓計者為梁不如拔
二月攻秦

史記魏徙都大梁當是年
策附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
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不於是辭行而讒
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魏都安邑在未徙大梁
前故策附徙大梁後此
時安邑如縣故有邑令
後報王二十九年魏獻
安邑於秦安邑始不屬
魏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里名為之謂
安邑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
吾難敗之因遽置之

周顯王三十一年

秦孝公二十四年

衛鞅衛之庶孽公亡魏入秦秦孝公元年周孝公以

為相封之於商屬宏農今商州上洛之地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

令至行極猶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強強賞

不私親近法及太子即惠黥劓其傳湮頴曰黥截鼻

鞅刑其傅公子虔鞅其師公孫賈其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

史記秦誅商鞅當是年

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
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
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頃少也商君告歸懼誅人說惠
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今秦
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
為主大王更平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
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自商欲歸魏惠王車裂之
而秦人不憐無念之者

周顯王三十三年

東周

策注吳氏正曰大事記
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
顯王齊宣王也附載於
顯王三十三年宋太邱
社亡之後四十二年九
鼎淪泗之前以見周之
將亡也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
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
內自盡盡其心思計與秦謀計猶不若歸之大國謂夫
存危國存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願大王圖之
齊王大發兵五萬人使陳臣思即田臣思田出於將
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
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
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
大國何涂之從問其路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

徑於梁猶言假涂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

之暉臺之下梁之臺名沙海之上開封有沙海其日久矣鼎入

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按楚地久廣至泗上淮南兵畧

訓稱楚地北繞潁泗東襄郟淮郟即沂州府對曰不

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一作章華之庭

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

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

效壺醯醬醢耳一本作醢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

鳥集鳥飛兔興馬逝並喻其輕疾止於齊者流貌昔

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九九

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概言衛兵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

去此且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

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

耳言與猶不與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

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周顯王三十六年

齊宣王十年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欲逐嬰子田嬰時未

封故曰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

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與

史記齊宣王十年楚圍齊敗之於徐州當是年通鑑圖作伐于徐州

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
坑之外楚蜀虜紛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
秦惠文王五年

史記蘓秦合從當顯王
三十六年通鑑同

蘓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南北為從東西為橫一說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

謂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

貉代馬之用胡樓煩林胡之類南有巫山黔中之限

巫山夔州巫山縣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耳故言限一說皆有塞險故謂之限東有散函

之固散二散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之

能奮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此所

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

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

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奏進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

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

文章法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

不可以煩大臣行之難故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

庭教之願以異日時方誅衛鞅疾蘓秦曰臣固疑大

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黃帝伐涿鹿

屬上而禽蚩尤九黎氏堯伐驩兜書止言放驩兜又

工見荀子游士之辭欲售其攻戰之說耳舜伐三苗
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後放此舜伐三苗
國名縉雲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氏之後

善盼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魏惠王後二年

同上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王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之乘之楚必取方

戎之也。楚戰勝齊而與之乘之。乘是大小。東有穀。函。郡耳。故言限一說皆有塞險故謂之限。

之固。穀二穀。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

能奮。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此所

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

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

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功效。奏進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

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

文章法。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

不可以煩大臣。行之難故。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

庭教之願以異日。時方誅衛鞅疾。蘓秦曰臣固疑大

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黃帝伐涿鹿

屬上而禽蚩尤。九黎氏。堯伐驩兜。書止言放驩兜。又

工見荀子。游士之辭欲售其攻戰之說耳。舜伐三苗

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後放此。舜伐三苗。國名緡。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氏之後。

齊桓任戰作內政寄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

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親也天下為一約

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猶辯也諸侯亂惑萬端

俱起不可勝平聲理科條既備科程也民多偽態書策

稠濁稠多也言有司文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

聊聊賴明言章理謂明著之言章顯之理下句文兵

甲愈起辯言偉服偉奇也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

言教令即科條既備辯言游說即天下不治古故耳

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

厚養死士敢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疆場夫徒處而致

利徒處言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

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

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杖戟謂是故兵

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

凌萬乘誣敵國誣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性臣

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

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

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貂鼠

而黃黑出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贏滕贏

丁零國繞也如今行履躄躄通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

滕即詩邪幅

目冀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維維機嫂不為炊

父母不與言蘓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婿不以

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秦自引咎乃夜

發書陳篋數十篋書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是太公兵法見索隱

非陰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擇練熟揣摩讀書欲

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

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

未詳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

武安君武安趙邑潞州武安縣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純東

也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一鎰二十四兩以隨其後約從散橫

以抑強秦故蘓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

皆欲決於蘓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

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勝也夫賢

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

於勇式猶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

隆隆盛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

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為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蘓秦特窮巷

掘門掘與窟通鑿以為門也桑戶棧樞之士耳樞門牝也樛木為之如棧棧屈

木伏軾搏銜軾車前橫木搏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

孟猶頓銜馬勒主柢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杜猶塞仇一作抗當也將說楚王

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洒掃也張樂設飲郊迎

三十里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側耳而聽嫪蛇行匍伏不

直行伏匍匍同四拜自跪而謝既拜復蘓秦曰嫪何前

倨而後卑也嫪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嫪呼小叔為

子字季蘓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

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鮑彪曰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嫪婦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之徒耳惡睹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燕文公二十九年

蘓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音潮仙即箕子所封

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

郡城在林榆縣西南有呼沱易水易水出易縣西谷中東南流與呼沱

界二郡皆在勝州合河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

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

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

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

南也秦趙五戰設辭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

是年燕文公卒易王立

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巨踵也。總踵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故常山城。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

合從以安燕。故以國從。於是齋蘓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十七年。

蘓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

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趙肅侯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大

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疏游談之士。無敢盡忠也。

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乃今

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

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

侯釋交而得則民安釋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趙終
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斷絕人之交橫人願大

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
矣言事止有兩端指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檀裘狗馬之

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
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地一說下湯沐之邑貴戚父兄

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如禮表五霸之所以覆
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

此非所以高湯武蓋說士之言如是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

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皆以與秦宜陽

效則上郡絕上郡在同州西北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

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軹道屬魏此言秦者

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也得行於山東
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番音盤又音蒲婆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

清漳出上黨長子縣度谷東至鄴入清
漳今潞安府長子縣是
番吾趙地今真定府平山縣是

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

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

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

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韓魏不

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

百畝此未舜無咫尺之地此側微時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為唐侯時之聚未為舜舉時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

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

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

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

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

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

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

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

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

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

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

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同有秦患而不與預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擯畔。秦今天下之將相與會於洹水在今彰德府安陽縣北四里亦名安陽河之上。通管管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河漳在今潞安府長子縣常與恒同。恒出為北嶽山在今定州曲陽縣。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

今山西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今開封汜水縣地一名虎

牢魏塞午道。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趙涉河漳博

關在齊趙衛三國之交。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

趙守常山。楚軍武關。武關見後常阪注春秋時為少習哀四年楚謂晉曰將通少習

以聽命。杜注少習商縣武關也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

趙則韓軍宜陽。在灑池西南今河南府宜陽是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

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

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

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

上維杜注商縣今陝西商州東九十里
齊涉渤海知少習出者在陝西商州南
州東武關在少習山下楚通上維之距道也今
由河南之南陽湖廣之襄陽入長安者必
過武關自武關至長安四百九十里多從此行

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蘓秦為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見前以約諸侯

鮑彪曰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擯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從者天下之勢如手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計智算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而為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即儀謂秦地形勢使兵強土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從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然非所以論於此時也

韓昭侯二十六年

是年韓昭侯卒宣惠王立

蘓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今洛陽縣鞏屬河南府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宜陽漢屬宏農郡河南府宜陽是也

池二嶠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常阪即商阪商山也在商州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馬商阪即今福昌山東有宛穰洧水宛穰二地名屬今南陽府鄧州南有陘山一作常阪

陘山在新鄭縣南三十里縣巨甚遠楚韓二國皆恃以為險在楚為北塞在韓為南塞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

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穀子少府時力距來四者皆弩名穀子國名夷名又穀子陽

倍於常距來其匠名少府少府所造時力作之得時力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踴躍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中心韓卒之劍

戰皆出於冥山棠窰墨陽合伯鄧師宛馮冥山棠窰龍淵地名

鄧師宛馮人名兼地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

劍名合伯一作合膊未詳

敵即斬堅甲盾鞬鞞履鞞兜鞞鐵幕革抉咬芮鐵幕

為臂衣革抉以革為射決射鞬也詩為拾著於左

臂以遂弦咬音伐楯也即詩蒙伐芮謂繫楯之綬也

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

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

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

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

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

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

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賈音禍

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宜為雞口無為

牛後雞口雖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

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

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魏惠王後二年

蘇秦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今河南

封府滎陽陳汝陳今河南陳州府汝南今汝寧府南許鄆昆陽邵陵

縣即汴河

南

南

南

南

南

舞陽許今河南許州鄆今開封府鄆陵縣西南四十里史作鄆今陳州府鄆城縣縣鄆陵今陳州鄆城縣新鄭即鄆邱故址在今安徽舞陽今陳州舞陽縣新鄭即鄆邱故址在今安徽

東有淮潁沂黃淮水出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

嶽潁州府潁上縣與壽州接界沂水出秦山蓋縣煮

棗無疎煮棗在宛句縣今宛句故城在山東曹州府

之口魏無虛頓邱疑無胥即宿胥魏武帝開白溝因

西有長城之界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今開

城自鄭濱洛北由銀州北有河外卷行燕酸棗即河

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北有河外卷行燕酸棗即河

南地卷行燕酸棗即河外地卷音權在鄭州原武縣

行不休也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

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卒粹有國患魏謂不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

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

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秦

築宮備受冠帶受服於秦祠春秋助秦臣竊為大王愧之

其巡幸於秦祠春秋助秦臣竊為大王愧之

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

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

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

頭二十萬史記注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

日之糧日中而趨百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廝徒謂

養雜役廝音斯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

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

地效質喜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

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

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且偷苟破公家而成私門

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

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綿薄弱詩蔓蔓元作若何

毫毛不拔喻樹將成斧柯無此語前慮不定後有大

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

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

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齊見前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在今泰安

北五里其陽則東有瑯邪齊東南境上邑在今青州

魯其陰則齊西有清河水經注云甘陵郡東南有清河故

山下漢置清河郡清陽縣今東昌府清平北有渤海今自

縣地清河郡今東昌府恩縣地是北有渤海今自

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皆為渤海齊地當盡樂安北

海之東界今濟南東北境皆濱海青州之博興壽光

濱渤海沂州之日照濱大海登萊二府三面此所謂
距海當其北者為渤海當其東者大海也
四塞之國也四方皆有險固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

如邛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疾如錐矢
錐銃也所貴錐者戰如雷電言威解如風雨疾即有軍

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今山東
臨淄縣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

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
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似笙三鼓瑟似琴二擊筑

以竹曲五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博局戲也投六
六博感鞠黃帝作蓋因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

袵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史作殷而富志高而
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

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
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

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以秦敵強雖勝之四境
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倍言二國至衛陽晉之道衛地曹濮等州也陽晉魏

在其後至衛陽晉之道邑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
七里蓋適齊之道徑亢父之險漢屬東平亢剛抗二
在衛國之西南音地在兗州任城縣
南亢父故城在濟車不得方軌方猶馬不得竝行百
宣州南六十里

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疑。言疑之甚。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故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史作足下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楚威王七年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謂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今湖南常德府，東有夏州，左傳楚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即此。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界。南有洞庭，在今岳州，北有汾陘之塞。左傳楚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今湖南常德府，東有夏州，左傳楚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即此。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界。南有洞庭，在今岳州，北有汾陘之塞。左傳楚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永州府屬道州地。今北有汾陘之塞。左傳楚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邛城，在今河南許州府襄城縣東北陘。即陘山左傳齊桓公伐楚，次於陘。在今河南許州府鄆陽。即鄆陽。今陝西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

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
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

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秦之所害

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

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

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武關黔中俱見前則鄢

郢動矣秦出武關則臨鄢下黔中則臨鄢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里郢在今荊州府

江陵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

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令山東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

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

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

良馬橐駝匈奴奇畜必實於外廩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

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

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

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

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

秦以侵天下卒粹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

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

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

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

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
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
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
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
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
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
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泊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
從。

鮑彪曰：五國之聽蘓子也。革面而色，非能深究從
橫之利害也。唯威王雖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異

夫夫患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

同上

蘓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
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
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

為資。

為已
資藉

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

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

退王之所愛。

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

亦非忠臣也。是

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

言不
輕用

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

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

未詳兵略，訓楚兵死
殆於垂沙，亦不注。

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鮑彪曰。此策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蘓氏兄弟策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吳師道曰。進賢之說。而出於蘓氏。不過欲時君用已而已。發言是而意則非也。

秦見前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蘓秦欺寡人。欲以一人

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恃猶故

先使蘓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

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寡人忿然含

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按武安子。秦人

君起。起與惠王張儀不相及。舊注起字屬下文。起往猶云前往。喻諭同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以一之意。

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

其事。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魏人仕秦。秦惠王曰。敬

受命。

趙見前

蘓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過柱山。無有兩木焉。一蓋呼侶。徒招其一蓋哭問其

同上

秦策五 蘇秦說秦 三十一

為趙使秦事無考。惟蘓秦明年即去趙。此在趙時事。而策次趙肅侯。因附於此。

史記燕文公卒齊伐燕
取十城當顯王三十六
年策注亦謂文公末年

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
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通吾事
猶吾所苦夫鐵鉅然自入而出夫人者按鐵鉅言鐵
之利如鋸之
屬彼有所入則此為之出蓋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
見無有為臣為鐵鉅者乎無有言得無有
上為字去聲

齊見前

權之難權地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魏冉秦人此時
已用事於秦

出兵助燕擊齊薛公田嬰也時未封
後人稱之耳使魏處齊之趙

謂李向曰趙用君助燕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

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東猶斂燕
齊和則斂

兵不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

齊必緩趙不助燕齊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敵

罷疲趙可取唐曲逆唐盧奴北盧縣也曲逆即蒲陰
皆中山地言趙可以其間取中

也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吾謂而割窮齊

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又燕見前夫必計之不可不慮也

權之難與齊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

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文公曰善合鄒任以地請講

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之表且出竟竟

同上

史記燕文公卒齊伐燕
取十城當顯王三十六
年策注亦謂文公末年

策無考舊注正其非燕
惠王之世今附前張丑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劉子腹也。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矣。

國策編年卷三
周顯王三十七年
魏惠王後三年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未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行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鮑彪曰。此用賢而使不肖聞之說也。而行非其人。也。

周顯王三十七年
魏惠王後三年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未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行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鮑彪曰。此用賢而使不肖聞之說也。而行非其人。也。

史記蘓秦合從後秦使
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
欲敗從約策在此時

通鑑顯王三十七年秦
以齊魏之師伐趙蘓秦



去趙適燕從約皆解

史記燕文公卒齊伐燕

蘇秦傳燕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

史記燕文公卒齊伐燕喪取十城既而歸之當顯王三十七年蘇秦傳燕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云云

卷三

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按謂盼甚易而已無以得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兩國之事權矣田侯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吳師道曰事在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具聞衍

之說猶能以用兵難之既而誅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行而身將齊魏之兵蓋扭於戰鬪之習隨行計中以成其欺以敗和好快讐秦之欲皆盼之為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張丑說楚之辭知盼為隣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於勇而短於謀者也

燕易王元年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別名烏喙有毒以為雖偷克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燕世家
燕王喜與蘇秦
蘇秦說燕王
蘇秦曰燕之所
與趙從親天下
天下皆以燕為
天下之望也
蘇秦曰燕之所
與趙從親天下
天下皆以燕為
天下之望也

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

兵精兵即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

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

負婦人而名益尊桓公好內而霸一說齊桓公好紫

紫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蓋紫者韓獻開罪而

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韓獻子謂桓

交愈固子曰蘇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戰也晉

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此皆轉禍

帥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鄢陵楚敗績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

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

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

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

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

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

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言自卑之甚願為兄弟而請罪

於秦於秦

人有惡蘓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

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

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

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

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

同上

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何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丁之義而不臣按汗言如武丁之賢而猶不為之臣此無事實恐丁為王字之譌言其不臣武王辭孤竹之君辭君位孤竹北方國漢屬遼西今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山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

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

術覆猶護言術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

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邱

即北海營陵大公所封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

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

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

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

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

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

妻使妾奉危酒進之。妻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

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辭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答之。

答擊也。妻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臣如

此。然不免於答。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

而有類妻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元高極也

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

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信也。雖饒

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雖聖智不足取。

周顯王三十九年

秦惠文王八年

史記魏獻河西之地於秦當顯王三十九年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助之。與猶魏戰

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華等州不勝。魏不能

守。王必取之。河自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

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屬河東。按明年秦始取魏皮氏。而今已於此。取卒與乘。豈其地半屬秦半屬魏耶。

以與魏犀首。魏陰晉人戰勝威王。楚魏兵罷疲。恐

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周顯王四十年

楚威王十一年

威王問於莫敖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

史記楚威王卒當顯王四十年策附

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

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

腹脰項也項士瞑而萬世不視謂不知所益志於死耳以不求利也

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

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誰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

子文闕穀縮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

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沈諸

梁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國以子高

材定白公之禍見左傳哀公十六年宣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

方城之外恢大也揜覆取也取四封不廉謂四竟完

隅也一本地以大先君之封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

兵南鄉聲去葉公子高食田六百吟吟田間陌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吟

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

吳與楚戰於柏舉左傳定公四年兩軍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

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一本子作

予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梓

一人若發語辭扑擊也梓持髮也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

以是為可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

以厲眾也

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左傳柏舉之戰楚司馬沈尹戌傷而死司馬成

秦當臨王三十六年
史記楚世家王平言臨王

即大心也 諸梁之父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

出昭大夫悉屬屬連百姓離散楚冒勃蘓當是申也

蚡冒勃蘓包胥聲俱亡曰吾被堅執銳堅甲銳赴強敵而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

崢嶸崢嶸踰深溪蹠穿膝暴蹠足下七日而薄秦王之朝

按彼時秦無王稱策如雀立不轉雀立晝吟宵哭七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彈悶瘡病彈悶旋不知

人旋既同昏也秦王聞而走之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

首右濡其口勃蘓乃蘓蘓死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

楚冒勃蘓對曰臣非異言非楚使新造造蓋蓋庚通音

造蓋似言始構難今降庚之云耳楚人楚使新造蓋蓋庚通音

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

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

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

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千乘

五百乘子滿左作子蒲濁水出齊郟廣之媯山東蓋

齊楚交界處左云敗吳于沂于公壻之谿無濁水

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一彼一此所聞吳辭兩存其

遂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蘓是也吳

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蒙穀楚將結鬪於宮唐之上結猶交宮舍也鬪奔

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
楚將蒙穀將結鬪於宮唐之上
唐地缺舍也鬪奔

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

入宮負雞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離所以治離局者一說是時典守者皆離其局故

負其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

以逃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

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

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血謂餘當作豈

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下後志磨城子胥所造益以此山名城也磨

歷山一作至今無冒冒謂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

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

焉能有之邪莫教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

楚士約食約猶馮音而能立馮依式而能起馮式而

後能立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或疑士不當言細

腰然荀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云楚

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而復帶淵

牆而後起尹文子韓非子皆言一國有饑色餓人語

非無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然一作

就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為

大指所以鈞弦闔體拾以皮為君王直不好若君王

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秦焚之合以與秦

秦惠文王九年楚魏戰於陘山陘山見前楚韓策一說齊桓侵楚至

楚魏戰於陘山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此陘山在

河南密縣蓋陘山綿亘甚遠楚韓二國皆恃魏諱秦

史記魏伐楚取陘山魏
王與秦王會於應獻焦
邑於秦秦取魏汾陰皮
氏皆當顯王四十年

史記卷四十四
史記卷四十四
史記卷四十四

史記魏王及秦王會於
應當顯王四十年是年

楚懷王立故策注其事
在懷王初
按秦策有令周最謂楚
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
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
也散邑之於與遇善之
故齊不合也云云今錄
此彼節

史記卷四十四
史記卷四十四
史記卷四十四

以上洛屬宏以絕秦於楚使不魏戰勝楚敗於南陽
荆州郡非秦責賂於魏責魏不與管淺秦謂秦王曰
修武所謂秦責賂於魏求
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

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會猶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

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
楚會得地楚之惠也秦之楚者多資兵之往也言將以魏弱若
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

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

秦楚懷王初立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楚王

使景鯉楚人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楚王怒景
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謂有私且罪景鯉

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

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使齊
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

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

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
視示同示齊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
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之疑
曰善因勿罪而進其列列位
次也

史記魏伐楚取陘山楚使景鯉於秦

秦見前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地也言使楚以地贖鯉楚王聽則不用

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

計也利便猶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

王之權輕天下權事勢也天下所輕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

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

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又何

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秦

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齊田皆齊姓

田莘之為陳軫田皆齊姓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

相秦而軫之楚則儀之惡軫當在此時

史記張儀與陳軫俱事秦惠王爭寵後一年儀

郭競同屬扶風按北競仲後也在大陽今陝州西南

東競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此策所指北競也

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也舟之僑存僑郭荀息夫

曰周書有言汲冢周書美女破面破壞其事乃遺之女樂

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

又欲伐虞屬河東大陽而憚宮之奇存奇虞荀息曰周書

有言美男破老人老成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謂

之毀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去左傳不因而伐虞遂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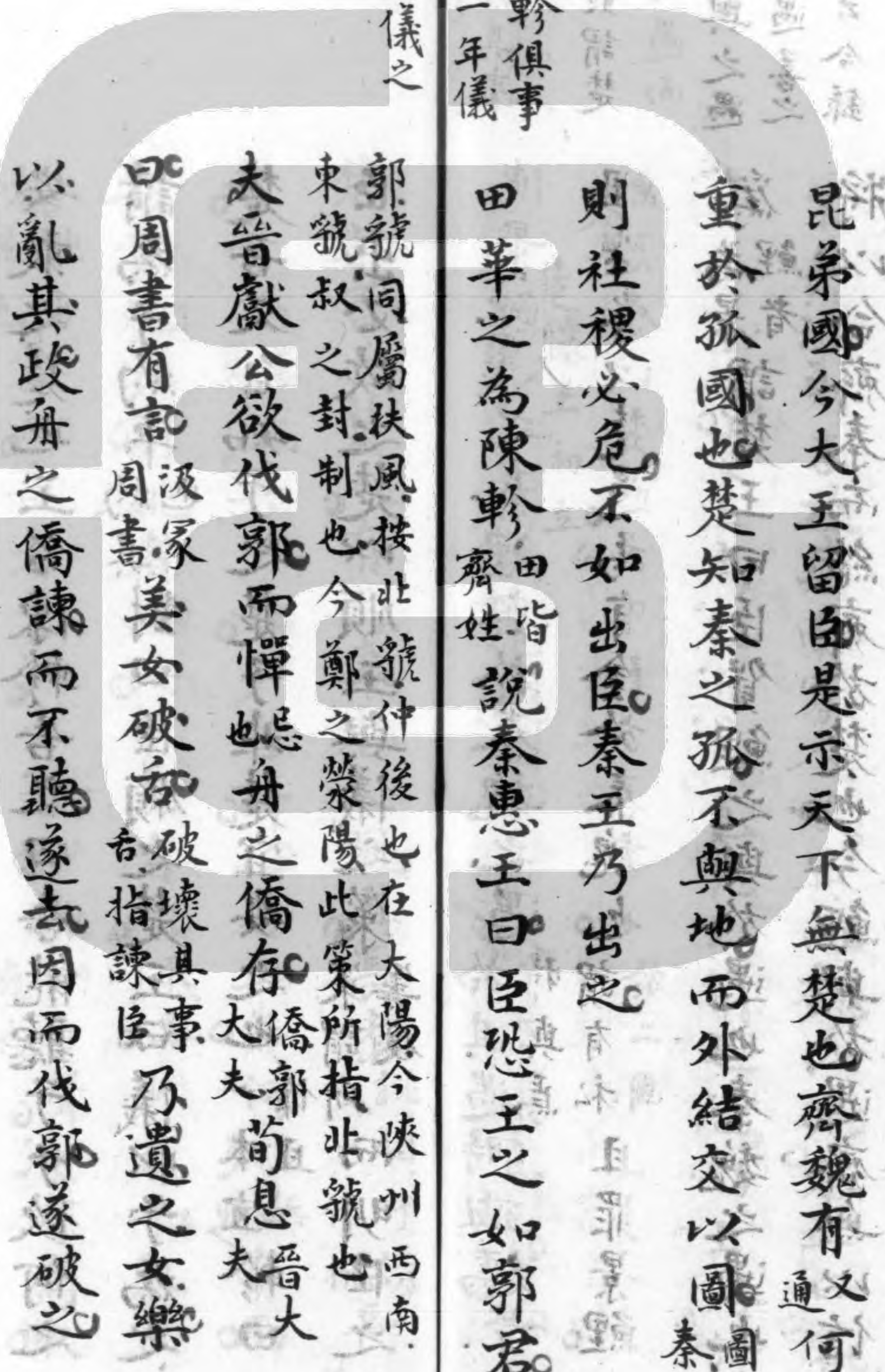
之今秦自以為王謂欲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因

欲王即稱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用兵二字衍與陳

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

史記張儀與陳軫俱事秦惠王爭寵後一年儀

史記張儀與陳軫俱事秦惠王爭寵後一年儀



原策此章前有張儀又惡陳軫章事辭俱複今錄此彼節
大事記顯王四十一年秦陳軫奔楚蓋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儀初游楚楚相管之後相楚乃為秦聞耳楚來必惡無驕之之事今云然因其自楚來聞之也
是二人其惡言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時張儀謂秦

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實也輸寫也儀

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

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

請為子約車約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

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一本宜軫曰

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所而明臣之

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誂相呼誘也一作挑長

者詈之詈罵也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言無多時有兩

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取娶也少者乎取長

者誂者對也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去聲汝何為取

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

其為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今楚王明

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

王必不留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

不不與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

天下之辯士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

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見傳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孝已殷高宗子，母之言放之而死，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天下，皆欲以為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

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鮑彪曰：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

吳師道曰：秦為無道，魯仲連不肯帝秦，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也。軫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

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詭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

周顯王四十六年

齊宣王二十年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

為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

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

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有貴者否？曰：唯令尹耳。陳

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

楚有祠者，祠賜其舍人。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危酒

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

史記楚昭陽敗魏於襄陵，取八城，遂攻齊。當是年四十六年。策注楚懷六年齊宣二十年是。

十年長
東去其對六年無重二
王四十五年
刻項人加意不齊當歸
史記楚部則類歸於齊

史記齊以蘓秦為客卿
當是年策附六年策附

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

危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危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

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

兵其強欲攻齊齊畏攻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

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

歸言身死後爵歸於國故史言爵奪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

而去意王二十年

鮑彪曰此策雖其指為齊亦持勝之善

東周

蘓厲為周最謂蘓秦曰君不如今王聽最以地合於

魏趙地周故必怒合於齊故按猶故意偽也故是君

以合齊與強楚更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

黨也一說更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屬

故為為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最欲合趙魏而

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蘓秦欲合齊故

合齊而最合趙魏也宋王偃六年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

求講於齊按賣者街鬻之意言求講之時而齊不聽

蘓秦為去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聽其以明宋之賣

史記齊以蘓秦為客卿
當是年策附六年策附

竹書齊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當顯王四十六年
史記封嬰在張儀會齧秦後二年今依陳氏孟子時事考徵編之於此

楚重於齊也楚怒怒其背也而與齊講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齊見前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輟止公孫閉曰封之成與不否非在齊也又將在

楚閉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閉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

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

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

善因不止善因善因不止

附田嬰

靖郭君田嬰諱一說封邑號邑未詳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

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

一言臣請烹所謂鼎鑊之誅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

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按有疑在之訛使在此無走

也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亡無同言更言無為此

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

水蕩言則蠅蟻得意焉飽食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

長齊君長之長一矣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

天猶之無益也夫或作無按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五官五大夫典不可不事者計簿書也

同上

日聽也而數覽也當在王曰說吾而厭之我則不得
自厭故今與靖郭君與猶委也嬰由
以委之魏惠王後十二年

史記秦相張儀免出相
魏當是年通鑑同

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
差後一年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繁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
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
可也如是其明耶古無同得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
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
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此章又見楚策今錄此
彼刪

舉不明也言明與不明者各居其半而劫
王以必從王而從之失其明者之半矣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加
左華楚策作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

事在張儀相魏時故編
於此

楚王反報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軫自是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背之
將行其子應止其公之行謂公翁同曰物之湛者其謀
深不可不察也鄭疆出秦疆自秦出在楚韓策鄭疆
人曰應為智其父能止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
合齊而魏欲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
離之故迎軫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

同上

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無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閒約南陽。約謂使韓韓氏亡。史厭。韓之亡。謂趙獻與厭俱。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

必南走楚。走音奏。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也。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楚懷王六年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

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按今或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城下之盟。諸侯所耻。言魏耻之。必不聽也。

中山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持猶疑。立之後而復疑。一

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

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

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

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非子。莫能吾救。登對

史記韓燕稱王當顯王四十六年。大事記有中山策附。按楚王在春秋時齊魏王亦已久。山東之國其未王者。惟韓趙燕宋中山耳。顯王四十六年。韓燕中山皆稱王。趙後二年亦稱王。宋後六年亦稱王。是犀首所立。即此

五王可知且立之云者
不過如勸進之意非有
若天朝之策命也在屏
首無非借此要結欲以
便其私圖而王與不王
則聽其君之自為不必
定於一年中而俱王也
高氏以為齊趙魏燕中
山鮑氏以為秦韓燕宋
中山固非吳氏以為韓
燕趙中山其一不可考
亦非也事當衍相魏時
特編諸此

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燕見
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
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言
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
附趙魏主廢者是君為趙魏驅羊也為驅羊使非齊
齊必不附之得食之之神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
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
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即
羞與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
為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今為廢之所以事
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

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

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指

王一說齊不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憂齊今

欲與之同王廢之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中山

與四國同欲今與齊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

遇是奪彼益我也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

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為進難信

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

趙魏曰齊欲伐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為

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

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一作乘之國也。何侂名於我。欲

割平邑。屬代郡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藍諸君。中山相藍一作望燕策望諸相中山恐患之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或指為毅誤矣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

之國。耻與中山侂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

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

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不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

輔中山。固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

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

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

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

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

出兵以攻中山。首難。首發攻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

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

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

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

是以隘之隘不通也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

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

道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

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

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

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

無往以齊言告之而不往齊以一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

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

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

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

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鮑彪曰張登億則屢中言之必可行者也雖其用

智有裨闔風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

所排也

吳師道曰裨闔狡獪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

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韓宣惠王十年

張登謂費縲韓人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縲西周

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玉何不忍之以為三川

之守是縲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近西西讐必盡

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止韓

為韓王必為之此下登言西周聞之必解於子之罪

此章時不可考附韓稱
王及張登

史記魏張儀歸於秦魏以公孫衍為相當是年四十七年
大事記魏王不聽儀者公孫衍閒之也衍傳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魏相秦爾

以止子之事守三川非縲之欲登云云解其罪耳

周顯王四十七年

魏惠王後十三年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

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

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

子盍少委焉請以事以為衍功合韓以與魏則秦魏之交可廢矣

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

魏魏任衍則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

同上

謂張儀章首有缺文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

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

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此言其效

齊廢公仲而逐儀故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先逐張儀不能得衍合魏非合

魏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

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

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

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

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

同上

李從趙人軫傳以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中
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臣與燕趙故矣言與數令

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不
久於旬五之期期以十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

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所
當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

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
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後

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初以無
任之故止之且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

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主約

行以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
犀首從行皆為魏約而因行者眾故魏王曰所以不

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
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言得四國又

合於秦者矣自安復字官從上

附上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一本君作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

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將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
臣也猶股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一本下有毋謂

李從趙人軫傳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中
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臣與燕趙故矣言與數令

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不
久於旬五之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

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所
當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

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
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後

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初以無
任之故止之且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

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主約

行以魏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
行字止字來作反字解而必耗折指為魏約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和
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

合於秦者矣

附上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一本君作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

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將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
臣也猶股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一本下有毋謂

同上

按猶下無若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內謂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

之士之胡如何胡猶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

結召文子文田而相之魏身相於韓田文為魏相蓋犀首約結於嬰召其

子而相之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稽二人則衍仍留魏矣

蘓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

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行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

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蘓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言

尚右力時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與事於

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言且王無所聞之矣彼

外心王王之國雖言浸微弱樂而從之可也如漏器

尚足樂雖從二子可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也

按可當作何言雖如漏器可憂而反似樂從何也

王不如其舍需於側舍猶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

曰需非吾人也非其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

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

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措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

利身王而國便於事一本作而便於事一本去身王

曰善果厝需於側一本作而便於事一本去身王

鮑彪曰魏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亡需是也惜其

九章補下下善則事

附五

附上

此章時不可考附犀首相魏

而置需以稽三人賢否之不知用舍之不能熒惑於游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孱弱甚矣

魏文子田田需周霄周霄魏人相善欲罪犀首犀首

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

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

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二人雖

行薦文文必善衍則復背其所善楚王攻南梁韓氏因圍黃城恢魏人為犀首謂韓王曰

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

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

梁不能守而又况存黃乎若戰勝兵罷音疲傲大王之

攻黃易矣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恐

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

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

先以五十乘至衛間聲去齊行人以百金間投間隙也

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

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

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

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

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全上附公孫衍

齊宣王二十一年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人一作劇貌辯或作崑弁齊貌辯之為

人也多疵疵謂過失蓋有奇門人按謂門弗說士尉

按即門以証靖郭君証諫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

孟嘗君嬰子文孟嘗邑名在薛又竊以諫竊猶靖郭

君大怒曰刻而類刻翦也而汝破吾家苟可慊齊貌

辯者慊慊也吾無辭為之言有可滿貌辯之意雖家於

是舍之上舍猶甲第田文傳傳舍幸舍代舍索隱云

舍今長子御之御侍也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

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

辯俱留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

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

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

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

愛而聽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

用其言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顧豕視過謂

豕多反視如相法若者信反始信不若廢太子更

所謂下邪偷視也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宣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

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

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

又有與史記不同者說
具卷首年表中策中宣
閔字宣元作威閔元作
宣茲仍宜改從元文讀

史記齊湣王元年當顯
王四十六年封田嬰於
薛在湣王三年今依竹
書附此而宣王之年則

宣王時宣王所
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
冠舞其劍賜舞一作帶

平景王
宣王時宣王所
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
冠舞其劍賜舞一作帶

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
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
肯聽辯此為二閔王太息也長歎動於顏色曰靖郭君
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
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
冠舞其劍皆先時宣王所賜舞一作帶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
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
之七日謝病強辭強猶固不得三日而聽其辭王聽其辭當是時
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
沮也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物以生為外樂患趣趨難
去聲者也鮑彪曰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之為人
多疵論其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
也士為知己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

韓宣惠王十一年

附田嬰曰嬰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伏羲六佐一曰陽侯為江海因為波神此
出陶潛聖賢羣輔錄侯一作使博物志晉
陽國侯溺水因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治
為大海之神猶治於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
高侯意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
察也

魏

上卷前不可不讀田嬰

附田嬰不可考附田嬰

同上附田嬰

孟子至魏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

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皆魏人謂田嬰曰楚攻

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音納之於齊縱

楚使深入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

乃擊之也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

也公孫成曰來兵兵賦而奉塞限長也矣塞賦於西

周顯王四十八年

齊宣王二十二年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幸薛公欲知王所欲

立乃獻七珥也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

附孟嘗君

通鑑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當是年楚策楚王后死章語同錄此彼刪

孟嘗君出行國兼相至楚獻象牀象齒為牀楚獻

也楚官按是直使送之直猶不欲行見孟

嘗君門人公孫成音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

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飄同言其賣妻子不足償

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成

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

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

國小疑作大下同後語作五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

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

之士才出萬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諉諉以說君

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閤。特立之戶。上圓下方。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送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孟嘗君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鮑彪曰：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吾哉。

之其來之康也。今君劉楚而受其封。所不至之國。將何以時。君臣成。願君少愛。孟嘗君曰。請公孫也。起而如。夫此至中國。特立之。公孫而返之。曰。子敦文。無定。味。其。公。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公。有。六。喜。三。重。之。寶。也。一。出。言。三。喜。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不。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也。

國策編年卷四

周慎靚王元年

慎靚王在位六年始辛丑終丙午

維臯賈潢虛舟



齊

齊人有馮煖

史作驩平聲

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

同孟

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

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

君賤之也食

去聲以草具

草不精也具饌具居有頃倚

按草具蔬菜之類

柱彈其劍

下疑有

歌曰長

鋏歸來乎

鋏劍把欲

食無

魚左右以告孟嘗君

曰食聲之比門下之客

孟嘗君

列士傳

前一年齊封田文為孟嘗君策是受封初年之事因編諸此

年國語出
昔年策文接時平
前一年商接回文

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居有頃復彈其鈇歌曰長鈇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

問下之車客乘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也過其

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後有頃復彈其鈇歌曰長鈇

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

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

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

問下諸客誰習計會計簿會能為文收責債同通於

薛者乎馮煖署書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

曰乃歌夫長鈇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

按前三遷舍孟嘗固意其有能也故於此言果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

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慣於憂憤潰同而性憚愚憚當

作儒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

欲為文收責上同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

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辭曰責上同畢收以何市

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

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編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

編合矣乃來聽命一本赴作起按起矯命矯託也託

一字絕句蓋將欲矯命因作起也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長驅到齊

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上同畢

收書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問孟嘗君曰：「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按謂不拊循愛因而賈利之。反因利賈。音古臣竊矯君命以賈，上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乃說曰：「諾，先生休矣。」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此遣就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虛相位以待孟嘗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馬，四文彩服劍一，王所自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

收書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問孟嘗君曰：「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按謂不拊循愛因而賈利之。反因利賈。音古臣竊矯君命以賈，上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乃說曰：「諾，先生休矣。」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此遣就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虛相位以待孟嘗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馬，四文彩服劍一，王所自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

收書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問孟嘗君曰：「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按謂不拊循愛因而賈利之。反因利賈。音古臣竊矯君命以賈，上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乃說曰：「諾，先生休矣。」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此遣就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虛相位以待孟嘗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馬，四文彩服劍一，王所自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

收書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問孟嘗君曰：「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按謂不拊循愛因而賈利之。反因利賈。音古臣竊矯君命以賈，上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乃說曰：「諾，先生休矣。」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此遣就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虛相位以待孟嘗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馬，四文彩服劍一，王所自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

收書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問孟嘗君曰：「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按謂不拊循愛因而賈利之。反因利賈。音古臣竊矯君命以賈，上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乃說曰：「諾，先生休矣。」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此遣就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虛相位以待孟嘗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馬，四文彩服劍一，王所自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

收書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問孟嘗君曰：「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按謂不拊循愛因而賈利之。反因利賈。音古臣竊矯君命以賈，上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乃說曰：「諾，先生休矣。」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此遣就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虛相位以待孟嘗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馬，四文彩服劍一，王所自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

收書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問孟嘗君曰：「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統攝也。馮媛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請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請廟。立則所謂宗廟者。非一王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疾者。介。獨也。細微也。馮媛之計也。

鮑彪曰。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矣。媛之市義賢矣。而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悟也。以媛之賢。而不能自擢於眾。況不賢者乎。吳師道曰。馮公自言無能。非真無能也。孟嘗已知之。故聞其署。則曰。客果有能也。魏子與栗馮公焚券。孟嘗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迂也哉。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旋反。

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

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死。淳于髡曰。

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報齊王。王曰。何見於荆。對曰。

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

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

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痛呼。

聲和其顏色。聽其言也。痛而呼之。傷宗廟也。初不相礙。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

救之。顛蹶之請。此著書者詞也。顛蹶。言其請救之遽。望拜之。謁望拜言其謁事。

之。雖得則薄矣。言他人請謁。雖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恭。雖得則薄矣。有得而意不厚。

史記齊威王十四年顯
王之四年也楚伐齊
使淳于髡求救於趙
此閱四十五年矣策稱
宣王正與孟子適齊相
及故編於此

淳于髡一日而見去聲下同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

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比謂肩相次也言士

並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

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

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澤二草山生沮澤下濕之地

故不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之往畢泰地缺疑為負泰按以梁父

可得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之往畢泰地缺疑為負泰按以梁父

類推畢當是嶧之訛皆近梁父之陰梁父在則鄰車

而載耳却即却言獲多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疇傳同今髡賢者

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也挹酌而取火於燧

也火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逡七倫反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

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

音各死其處曰父見之無勞勸倦即之若而擅其功今

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

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

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

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名醜而實危為王弗

附淳于髡

附淳于髡

明年梁惠王卒張儀即歸於秦策當在梁惠末卒犀首為相之末年故編諸此

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齊王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一本誠下無不字之事而論其便於王與不便於王而色若誠不便於王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於王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今勸無伐魏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屬下
德府睢州西三十里
有故承匡城

管在陳留襄邑縣

危國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按儀相則合梁於秦合橫親犀

首欲敗謂衛君曰行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

同耳君必解行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

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

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行也吾讎而

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鬻責吾國矣按是疑儀與行合謀將賣其國也

遂不聽

魏見前史舉不讀

史舉即甘茂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

令王讓先生以國行以此說儀使為已王為堯舜矣

同上

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弗受國。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故致邑。任猶信舉既非之。而史舉不辭而去。數見之故王疑之。

燕王噲元年

策時無考鮑次燕噲史記燕噲立當是年因附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噲已乃始一子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

則亦已矣。馬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欲殺辱

快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

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懼瘦也太后曰賴得

先王鴈鷺音木之餘食不宜懼者懼者憂公子之且為

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

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

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

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守

也封亦公子之終也。舊章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按此即今王之

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

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

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

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

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

孟子古與首

三二年

附載魏惠王薨之前今從之

通鑑魏侯瑩卒當是年

車制衣為行具

曰非子魏惠公為白里之盟

天子是時七國既稱王房喜韓非子謂韓王韓非子作鄭君

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

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魏惠王後十六年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即駕車用牛故以

及其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

為深候，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

期。弛解也。昔更聲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與官費

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

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也。未得其說以說

是其唯惠公乎。施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

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李歷葬於楚山

之尾，樂水齧其墓。李歷，鄆縣之南。楚山一名滴山。樂

所潰，按蓋見棺之前。和棺兩頭木一作耕一作牀。山水衝之。皆云棺頭此作和蓋音通。

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

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幕，如朝廷然。百姓皆見之。三

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

牛，即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

願太子更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黔首

猶黎民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擇此文王之義

當葬時王三年
葬有日矣太子曰然
惠公曰昔王李歷葬於楚山
之尾樂水齧其墓

車制衣為行具

吳師道曰此與觸警諫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然觸警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

孟子去魏適齊

當魏惠王卒之後

周慎靚王二年

韓宣惠王十四年

大事記謂盟不知何年通鑑委在宣惠王十四年

魏惠王死葬有盟九重一作九里九又作曰韓且復

及其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

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

期弛解也昔更聲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與官費

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

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也未得其說以說

是其唯惠公乎施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

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

之尾樂水蓄其墓季歷鄠縣之南楚山一名灃山樂音鸞漏流也一曰潰也墓為漏流

所潰按蓋見棺之前和棺兩頭木一作耕一作牀皆云棺頭此作和蓋音通

文王曰噫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

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幕轡如朝廷然百姓皆見之三

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

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

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黔首

猶黎民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為猶此文王之義

當新曆王三年

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
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
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
功也哉

周慎觀王三年

秦惠文王後七年

義渠君

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

之魏

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

不復相過

請謁事情

謂白也

義渠君曰願

聞之對曰

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

亦

燒言火其國以得其地

中國為有事於秦

謂戰則秦且輕使重

幣

輕言其疾

而事君之國也

此奉事之事

義渠君曰謹聞令

命

猶居無何

五國伐秦

楚趙魏燕齊五作六有韓

陳軫謂秦王曰

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

撫安也

秦

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義渠君

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龍秦

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李帛地缺

韓宣惠王十五年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

懷王十一年

為從長

上聲不能傷秦兵

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沛丘君

沛丘近成臯地君其長也

曰五國

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請為君止天下之

同上五國伐秦秦出兵
逆之五國皆敗走

史記楚王為從約長合
諸侯及匈奴伐秦義渠
襲秦敗秦於李帛之下
當是年王三年

五國皆與去
同王五國於秦秦止六

同上

攻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

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

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

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是役本六國言五則楚在外

外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

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因交而沛丘

存留成臯而將攻沛丘沛丘必韓地不然則策當在楚不在韓

大事記曰合五國之眾一籌不畫遂巡而却乃欲攻

一小邑以償費楚王為從長不知諸侯與也之深

淺始欲卜交宜乎秦以折筭管之楚懷王十一年

五國伐秦魏欲和此六國既敗求和於秦之事使惠施魏之楚楚

將入之秦納施於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

者楚也指為從長言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

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

聽秦以和請秦而聽其命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

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

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

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

齊秦子何以救之折救其東有越累按越地屬楚想此時亦有事故云

北無晉韓魏趙也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

同上

蓋赫陳陰請之謀以誑魏又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
恐魏折入秦而為是說也

於魏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

楚絕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為好利

而惡難聲好利可營也營猶求可惡難可懼也我厚

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

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

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按此殆楚官如宋大

人名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關之事詳馬陵之難顯王

九年齊救韓親至之所見也親當在見上王苟無以

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以圖於齊此

著書齊人反趙魏之後明年齊敗趙魏於觀津而楚

者云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即此所謂反趙魏者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楚而令私

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

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王

不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

能得趙也

宋王偃十一年

謂大尹宋卿見曰君日長矣君宋君長去聲自知政

此章無考惟戰國以前
列國君母無稱太后者

附前杜赫

策當在宋稱王後今附
是年宋稱王

附宋稱王

十伍初五

言親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
知政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
后之事矣時后與則公常用宋矣常見用於宋尹
蓋太后之人

齊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贊子死無章子走章匡章後

兵伐盼子謂齊王曰田盼不如易餘糧於宋王易移

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信固猶是以餘糧收

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其償不償因以為辭

攻之亦可

魏襄王元年

時無考鮑次魏襄魏襄
立當是年策附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兼數將測

交也測猶卜視何國厚我使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

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欲

楚之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厚已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謂魏王曰為強者鼻之

管鼻之恐即樓鼻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謂之

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

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傳舍

止息傳舍不足以舍之守衛之盛強之人無蘓於秦

者秦輕之無與為樵蘓者一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

其甚安可按謂輕強如此其甚吳師道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

吳注魏襄魏襄元年當
是年策附

魏王四年
是年策附

史記秦大敗韓趙師於脩魚虜韓將鯁申差通鑑無趙大事記有當是年五十四年

秦事鼻容強為之秦入鼻言故輕強此壯蓋為強言以激魏王者也當在襄王時

周慎親王四年

秦韓戰於濁澤

長社濁澤大事記解題

韓氏急公仲

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東國謂山今秦之心欲伐楚

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

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倣猶

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

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

賦為秦韓并兵南鄉去聲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

得之矣楚國必伐必見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

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

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不能從我韓之德王也

必不為鴈行以來不與秦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

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

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

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

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倣邑雖小已

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倣邑將以楚殉韓言

死從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

之

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岸門即岸亭，在許州長社縣西北界，韓世家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魏。年表秦走犀首岸門，蓋救韓而敗也。按此在三載後，報王元年策要終言之。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鮑彪曰：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誅於其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勿聽也。

通鑑慎觀王四年魏請成於秦張儀復歸相秦

魏襄王二年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分布，而四方湊之。

如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

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

接陳，即西與韓境。按鄭即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

四方。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守亭障者參列，城壘為之關塞，邊候開。粟糧漕庾，水漕倉，不下十萬。魏之

封有右夷門關。

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事錢財，尚有爭而欲恃詐偽反覆，蘓秦之餘謀，按此時蘓秦方為齊所殺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史作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一則大本復有從道絕三字，史同則大

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適猶快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言大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

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
士莫不日夜搯音腕搯把腕張目切齒齒相摩
意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

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衆口所
石猶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庸庸音愚

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鮑彪曰魏邇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唯
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魏
其過歟使魏而釋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
來不除道何為以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謀我
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哉如是展轉計之
則儀之辭屈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彼魏四達之
國又邇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如是則
諸侯一矣惜魏之不知出此也

韓與魏趙伐秦而敗即脩
魚事

吳師道曰史張儀留魏四歲而襄王卒實惠王哀
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
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魏觀津秦復欲攻
魏先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云云王
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事在襄王二年
又曰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秦使
犀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靚王三年蘇秦
約六國伐秦再申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而
走次年齊敗魏趙觀津則齊敗約矣既而韓與魏
趙伐秦而敗張儀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
散而說之得其隙矣魏不得不聽也魏非不知
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切於秦之強而患於與
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背秦合從其情可見矣惜
其自同連雞中兄弟爭財之料而相與以趨於亡
從之不可合之不可久其勢則然矣鮑之責魏
殆未深究夫事情也

宋王偃十二年

史記宋君偃稱王後有
敗齊取五城事意五城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力

為齊拔而宋復取還也
偃稱王當慎觀王三年
策附是年

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
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
憂也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
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燕王噲四年

史記蘇秦死齊宣王復
用蘇代當是年

蘇代為燕說齊按史記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
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蘇
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
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云云是此
為燕為子之也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
三旦比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
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

之還音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
顧反視

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去聲於王馬

喻莫為臣先後者為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

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此所

獻此以為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

齊王大說蘇子

周慎觀王五年

秦惠文王後九年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

史記秦伐蜀取之當是
年

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四屬河南轅轅險道在緱氏縣

南有轅轅關緱氏故城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

里緱氏山在縣南四十里轅轅關在河南府登封縣

西北轅轅當屯留之道屬上黨即太行羊腸坂道也

山嶺上

有屯留魏絕南陽今懷慶府修武縣楚臨南鄭河南

故城今開封秦攻新城宜陽新城河南府伊闕縣古戎蠻

府屬縣也伊闕山在縣北四十五里後白起攻新城

敗韓魏於伊闕即此按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

有故密城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

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

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

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名一作兵勞衆不足以成

名伯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

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

爭於戎狄顧猶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名欲王者務

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欲王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

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

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去如使豺狼逐

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

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

盡四海四方之物蜀兼有之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

一本四海作西海

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欲字句危字自為句臣請謁其故謁猶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按宗室猶言宗周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於楚魏解免秦兵按解猶講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周赧王元年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始丁未終乙巳

西周

史周紀有當是年

周共太子死西周武公之共太子策元有五庶子皆

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司馬翦疑即昭翦謂楚王

曰何不封公子外音鼻周而為去聲之請太子請周

太子左成入楚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

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

王資之以地謝之資以公若欲為太子此為猶助因令人謂

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唐夫空唐音同小臣曰按此又

一說言翦若欲往助太子王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類猶似

史記齊伐燕取之當是年

若按蓋此健士也健猶居中不便於相國指翦之便若出而使周則不居中相國令之為太子相國不便於相國必不之便若出而使周則不居中相國令之為太子相國不便於相國用事相國必欲之而使翦往周也相國不便於相國按令果令之也史記果立公子咎為太子史記

齊宣王二十九年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下缺韓使請救文齊觀後許韓語可知齊

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

謀過矣不如聽之于噲燕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

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我齊也王

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一本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

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

十日而舉燕國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

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也大事記改三為五

同上
按此章與孟子書無不
脗合其言儲子正為相
者也其言章子正與遊

燕王噲七年

燕王噲既立慎靚王蘇秦死於齊慎靚王蘇秦之在
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

而齊宣王

通鑑大事記報王二年齊湣王元年子之
子噲死在報王元年止宣王時事策與孟

子合甚明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

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

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

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

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
壽之所居

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

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

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

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

者也其言文武正勝燕
章所稱文王武王與沈
同章所稱勸齊者也故
朱註於勝燕章取士卒
不戰城門不閉語於燕
畔章取後二年燕人立
太子平語蓋一事也本
屬宣王而後儒喜為異
說因齊前有取燕十城
事謂前伐燕係宣王此
伐燕係閔王並謂孟子
書成於宣王死後故前
稱謚閔王尚在故後祇
稱王獨不思伐燕勝之
之自指燕若僅取十城
能用此文邪諸侯將謀
救燕章稱毀宗廟遷重
器若僅取十城能如是
云云邪况策中孟子謂
齊宣王數語顯已將勝

燕章之言文武沈同章之言勸齊各併為一而強欲分之何邪故愚謂儒先之言孟子書事伐燕祇一事屬宣王非閔王所見極確而並推闡其說於此思外燕朝之辭蓋閔王尚存姑對於齊而宣王亦對於燕而外燕朝而宣王並對於燕而事臨前於燕則宣王此語因齊而前則燕十餘國宣王亦對於齊焉是太平平語蓋一事之本細章則對二平燕入立不擇其門不問其言燕未對於齊則燕章與士平同章則齊與燕章與士平同齊則文王與王與與齊則其言文王與王與與

之當歸王二平立以高燕王刻樂出對史有跌各公于辭云韓

以啟人為使以啟臣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為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使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使而効之子之始見於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自休不聽政顧為臣顧猶國事皆決子之聽子之子之三年即此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決之下子之三年即此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孟子離婁章或云非其人王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飭猶正父

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

宣王勸齊伐燕者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徵王因今章子將五都之兵是五都之一以者可知知

軒謂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當時子勸齊伐燕者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徵王因今章子將五都之兵是五都之一以者可知知因北地之眾齊北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此章三書宣王而鮑仍次
潛殊久考訂論中閔宜稱
宣

鮑彪曰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蘓代之淺說貪亮
之名惡焉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閔所
以謂太子者近於興滅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
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橋
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卒以動天下之兵而速
臨淄之敗也
大事記曰子噲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徒
借是名以篡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後世因此
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祿
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紀滅矣
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周報王二年
趙武靈王十三年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
必讎趙怨若有與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

史記趙召公子職于韓
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
之當是年二年

燕地於齊趙燕河北地近趙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
必不爭矣按以地易地故是二國親也按言相以河
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與易地天下憎之憎其
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

河東易齊楚魏憎之按齊有河東則逼令淖滑惠施
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大事記曰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
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趙納公
子職於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受也

魏襄王六年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

策言伐齊存燕自係是
年且孟子書言諸侯多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

謀伐齊此亦可證

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

齊遂伐趙。按遂將遂趙立公子職為取乘丘。故城在

丘縣收侵地。按收趙侵地。虛頓丘危。虛謂殷虛。今衛輝

今直隸大名府清豐。楚破南陽九夷。此南陽楚之南

夷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

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按此是言秦將為齊破楚虛

頓丘近趙。故趙伐而危。內沛。沛地缺。必屬許鄆陵

許鄆陵近楚。故楚破而危。內沛。沛地缺。必屬許鄆陵

危。許本許國。今河南許州鄆即楚昭陽伐魏取鄆

封鄆陵縣西南四十里。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觀津在

鄆。今陳州府鄆城縣。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觀津在

陽。一云武安縣東南。本趙邑。今名新觀。按虛頓丘內

沛。許鄆陵新觀。當即楚所許之六城。上兩云危。則得

猶不得。故此云所得者新觀也。但內沛雖無致而虛

頓丘許鄆陵。故魏邑。今楚許魏意。往年楚昭陽伐魏

取八城。今蓋擇其而道涂宋衛為制。言雖得新觀路

可棄者以與魏耶。而道涂宋衛為制。言雖得新觀路

魏王二年

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韓王字當在令下

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魏王懼問張子

河外近魏。蓋欲構此情節以怨魏也。魏王懼問張子

按前弗聽似有定見。而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

茲遊於儀之穀中矣。而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

陽。此河內修武。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且

以遇卜王。遇則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決無疑。韓

秦知其惡已必。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之甚。信韓使無廣

史記張儀自秦適楚楚絕齊秦及齊平通鑑係是年從之

魏救趙按魏合楚伐齊初心甚急而今寬緩矣廣寬書者美儀廣也魏合秦韓則齊不伐趙是即救趙此著說之效斥楚人遠於革下地缺革豈高耶遠傳遠也伐齊之事遂敗楚以傳來詐地魏斥之

秦惠文王後十二年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今山西絳州聞喜縣本魏地此時屬秦其後秦

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

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

車并幣并合也幣非一物臣請試之不自必張儀南見楚王

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過猶大王唯儀之所甚

願為臣者唯語辭傳稱往相楚即此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

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

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敝邑欲伐之而

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而儀不聽從

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

之地商於皆在老農商古商國商洛縣是在商方六

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言必則是北

弱齊西德於秦秦因楚絕齊得報曲而私商於之地

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

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

畢賀陳軫後見時去秦獨不賀楚晉不穀不煩一兵

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必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弭彌通，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還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

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稱病不朝楚王曰

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

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廣

直為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

人小人貧窶之稱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

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初王使弭口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

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

足以償楚國不尚全事。按不豈不全王今已絕齊而責

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

舉兵伐秦將屈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

陵屬京北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

詐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

鮑彪曰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

自用者也其死秦宜哉吳師道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

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

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

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

也哉洪邁曰略秦攻齊策尤乖謬齊本與國宜割地致

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說謬矣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講當從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

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寡人不佞無

才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

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

計主楚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

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病人故使人問之楚王

曰使者還誠病乎意亦思乎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

與不思又一作不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今軫將為

王吳吟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一作館有兩虎

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一作卞或作館館謂

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暴人者甘餌以餅餌喻之今兩虎

爭人而鬪小者按小大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

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

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敗謂齊王起兵救

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詳秦王言為子主計

今軫言無伐楚亦計聽知覆逆者覆謂事之未露唯

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機計失

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言反

覆計之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謂通說韓信曰聽者事

悖亂也聽失本末者難惑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

聽過而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

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語蓋本此而較

顯為明秦人也與于姑也傳言秦人不好言

吳師道曰軫為楚媾於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敵豈

其所以忠為主哉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

楚懷王十六年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冷平聲冷倫氏之後謂陳軫曰秦王必外

向言合他國楚之齊者齊善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

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

秦是齊不窮也兵力向曰揣之詞秦王誠必欲伐

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

於齊則楚必即秦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以

強秦而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也向請為公

此章鮑次楚懷策注秦
惠疑當秦欲伐齊恐楚
救之之時且此後秦楚
構兵惠亦旋卒更無招
楚伐齊之事故策附於
此

此章當亦前燕趙楚章

說秦王商於國無敵不規吳德亦好向請說公

楚見前張儀之楚初至王舍入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

此章當在前齊助楚章張儀南見楚王下今附此

衣冠之敵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按史記楚懷十

年秦欲伐齊患楚與從親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南見

楚王今言之楚貧非真貧也亦宣言免相之偽態耳

舍人不知是偽儀漫作待我之言以解之蓋儀舊嘗

至楚曾以盜璧之疑見答楚相故楚王輕之今雖之

楚而猝未當是之時南后懷王鄭襄美人貴於楚張子

得見也當是之時南后懷王鄭襄美人貴於楚張子

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

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

璣犀象璣珠不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

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

黑黑言髮墨一作立於衢闈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

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

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

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

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

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中飲言酒再拜而請曰非

此章當在前齊助楚章張儀南見楚王下今附此

王三年齊助楚章張儀南見楚王下今附此

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編矣未嘗見人

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猶

置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吳師道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愚謂此

正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莊生所謂所治愈下則所得愈多者也

周赧王三年

宣王謂穆留韓人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

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監即

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

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

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

必危矣

鮑彪曰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何如耳使得

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謂

甚何必兩

吳師道曰胡氏管見謂穆留之論似是非而非使所

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

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所以喪國又况二三其

孟子去齊 在燕立太子平為君 之後

鮑次韓宣韓宣卒當是年策附

鮑彪曰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何如耳使得

甚何必兩

吳師道曰胡氏管見謂穆留之論似是非而非使所

鮑彪曰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何如耳使得

甚何必兩

吳師道曰胡氏管見謂穆留之論似是非而非使所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也陽伴同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按好

左傳多率曰好士公仲畜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內嬖也

聲率曰好義所謂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

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鮑彪曰顏率此言可行公仲而也誠有是人雖陽言何益於德苟無是也正言之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此章無考依鮑次附韓宣同前

秦攻陘韓地事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也馳

又攻陘按秦於韓馳後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

攻陘陳軫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

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

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

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

言利移於下即所謂無以馳割事王者按此則當日攻陘之將必志在必拔雖君命有所不受故軫說如是竊為王不取也

齊宣王三十一年

齊宣王見去聲顏觸一作王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使

已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

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

士趨就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

策係齊宣齊宣卒當是年策附
據史記田齊世家齊宣卒於顯王四十五年以與孟子書不合故通鑑移後報王元年然仍有與孟子不合者則燕人畔章不得屬宣也今依

涇上陳氏孟子時事考
徵据燕世家昭王立二
十八年乃伐齊一條逆
推至赧王三年卒齊宣
以合孟子蓋孟子去齊
在燕人畔後而齊宣之
卒即在孟子去後也

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
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

龍五十步秦伐齊先死不敵今日有

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

之頭曾不若死士之龍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

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按千當而建千石鍾萬

石簾石百二十斤按千萬者天下之士皆為役處

之使處修言之耳非事實也在其位辯智竝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

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鄙為鄙監門閭

里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遂人五家為鄰

二十五家共有里皆二十五家鄉謂之閭遂謂之里

巷巷首有門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獨聞

古大禹之時按獨聞者於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

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

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

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

誅滅而寡得策也今失策故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

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

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去借慢驕

奢則凶必從之按今易傳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

無此語

削削地也一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

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之故曰矜功不立徒有喜功之語而不為故

功不虛願不至不為而欲得之亦此皆幸樂其名而

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舜有七友雄陶

續牙伯陽東不禹有五臣如益稷皋湯有三輔如伊

些秦不虛靈甫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

王無羞亟聲問也通數不愧下學學於是故成其道德

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

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無形無端皆夫上

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何

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

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非

猶言非邪一說非字當在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

與字上而夫音扶屬下句而王侯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下人以夫堯

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且而世世稱曰明王是

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

即取病耳按愧乎其言是病因已與論及今聞君子

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王自稱即前所謂願請

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宰出必乘車

妻子衣服麗都麗都皆美稱按此四顏獨辭去曰夫

句蓋寵異顏獨之語

王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

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然而形

神不全獨願得晚食以當肉晚言饑而食也其美安

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同虞制言

者王也言謂命令按即指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

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按君子字

補先姓王斗齊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謁者掌賓贊受事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

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趨至寡

人請從就之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

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

曰王聞之過所聞不如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

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

公雖非田氏之先斗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齊人也得稱為先籍授猶賜履立為太伯二伯今王有四馬

天子授籍籍授猶賜履守齊國惟恐夫耘之也耘失馬能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耘之也耘失馬能

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

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

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無騏驎驂耳按此皆王之言良馬之駟已備矣世無

東郭俊一作俊按前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也

其矣世無毛嬙西施毛嬙越王妾西施吳王姬王宮已充矣王亦

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

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穀

綺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聲平

辟入聲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

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

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鮑彪曰王斗之義無所取出門求見自卑甚矣而

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謂不能

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諫迂而不切獨所

謂愛穀者可取耳

吳師道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為上大

夫者七十六人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千

人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髡之徒類皆詭誕無

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觸勸以

貴士王斗議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斗與觸者亦

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數百

千人哉

同前

齊人見田駢齊處曰聞先生高議議恐是設為不官

設者虛而願為役為駢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

假之辭而願為役給役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

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

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

同前

畢猶已言過今先生設為不宦嘗養千鍾資同所於嫁也矣鍾凡六徒百人車者不宦則不宦矣而富過畢矣田

子辭也謝之辭而語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連然流涕曰悲夫士

管燕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

乎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飽飽而

君鶩鶩有餘食鶩舒下宮糶羅紃下宮後宮下列鬼

綺穀而士不得以為緣衣純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

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

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漢上之事此東郡濮水贅子死章子走章章匡盼子謂

齊王曰田盼不如易餘糧於宋易移宋王宋偃十一

齊宣王二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固弱固猶信

十五年為梁所敗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

故云然可其償不償因為辭攻之亦可

秦惠文王十三年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謀攻楚恐秦之

救也或說薛公按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

且去楚按謂將去楚能應而攻秦雖姚本章首有藍

史記秦大敗楚師於丹陽遂取漢中楚復龍秦

又大敗於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

當是年通鑑同

史記報王三年魏擊齊虜聲子于濮策作贅子字相近

此時齊新為梁敗宋偃方強與齊密通齊恐其乘已之敵而假易餘糧

以結之近無宋患則遠可以支梁且既得強援亦可藉以懾梁也策意甚明繫齊宣鮑次威誤

按漢中在秦之西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中秦大將
...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中秦大將
...

同上

史記楚願得張儀而獻
黔中秦王欲道之口弗
忍言儀請行曰臣善靳
尚尚得事鄭襄衷所言

田豈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以疑秦使不救楚此言三國既合楚攻秦藍田可得也况於楚之故地謂秦且予楚按楚初都丹陽今湖廣歸州是後徙枝江亦曰丹陽今荆州府枝江是藍田今屬西安府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辭云則楚

之應之也必勸勸言樂從三國攻秦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兵敵三國其謀自楚按謂三國出攻秦之兵楚亦與謀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按謂秦知之必不救楚此一說也三國疾攻楚按謂三國於楚必走秦以急趨秦秦愈不敢出此又一說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功攻楚楚果苦隱

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有功謂當是有漢中蠹言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謂字有漢中蠹言

國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今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

必有禍言不當與天下有變謂有害王割漢

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當與天下有變謂有害王割漢

中以楚和一本作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畔猶王今以

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懷王十七年

楚懷王拘張儀欺楚以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

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

皆從遂使楚當是年三
楚王王孫
楚王王孫
楚王王孫

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裒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

鄭裒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

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

佳麗好翫人之可好習音者以權從之習於音資之

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

楚王楚王必愛絕秦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

資勢必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同樂必厚尊敬

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裒曰願委之於

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

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

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子矣

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鄭裒遂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敗亦斬尚謂楚王曰臣

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按此尚詭辭楚小臣

斬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

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斬尚而殺之不

顯也使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

若儀殺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

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斬尚刺之楚王大怒

秦楚攝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楚王

同上

楚王王孫
楚王王孫
楚王王孫

同上

大事曰斬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也反以殺身事
變之來亦安可逆料哉此可為小人之戒屈原曰

吳氏注正云此必齊破
燕昭王既立之時也當
報王三年策附

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吁豈
惟屈原雖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靳尚鄭襄之言
而出之既出之又恐其欺已而使尚隨之不悟其
詐尚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
邪說玩弄於儀掌股之上召寇劔師喪國亡身死
有餘責特以為秦人詐誘天下反從而憐之計其
愚闇強復六國之主無與輩也

秦昭王初立

李兌或作公

甚不取於

蘇代

元作秦下同知

曰燕弱國也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子噲之後昭
王未破齊之時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

蘇代在燕因為蘇代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

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非趙之利也臣竊為

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對曰夫

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

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代蘇代

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

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謂燕破亡

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重外故為君計善蘇代則

必事貴外與貴謂齊趙之屬齊不善蘇子蘇子

取之言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在燕而趙人取之

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已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

蘇代則君多資疑其合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代

結交

齊閔王元立

初

王三年策附
燕昭王既立之時也當
報王三年策附

蘇代在燕因為蘇代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
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非趙之利也臣竊為
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對曰夫
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
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代蘇代
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
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謂燕破亡
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重外故為君計善蘇代則
必事貴外與貴謂齊趙之屬齊不善蘇子蘇子
取之言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在燕而趙人取之
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已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
蘇代則君多資疑其合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代
結交

策無致鮑次齊閱注秦
王為惠文齊閱立當報
王三年惠文卒於次年
故策附此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
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

十四縣許秦王。文趙足趙人之齊。謂齊王曰。王欲

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

患矣。言與不善亦用之以疑趙齊

齊國之弱也。其以蘇子之重也。以事貴。以爲大。不

可。故長。蘇子之對合於齊也。且

蘇子之對合於齊也。且

蘇子之對合於齊也。且

蘇子之對合於齊也。且



書